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李文達于肅敏丘文莊皆陳車戰之利倣前代名將用車制勝者不虧一衛青以馬隆平涼州未嘗不却魏果章敗走楊大眼唐哥舒翰爲敗宋[illegible]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二十一

東莞 陳建 輯

聖湖 高汝栻 參

高鳳翥 于岱 校

壬申景泰三年春、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因邀我使往報、居言路者、以為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使執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而令廷臣共議備邊良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强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只能避箭、不能拒馬。今

勝竹皆用之勝敵

全在用得其法

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

或以爲鶴鳴者言其不

可行、在

爲民任督
非賢心牧
世者不能

堪授職任之士隱于民間及官員能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賛宣府軍務總督邊儲秉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違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　帝以秉爲能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

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行之[illegible][illegible]其等

中葉盛爲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揺乃薦安授以方畧又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慶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擒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犒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〇學士商輅上言邊外田地極廣因在京功臣等官各處鎮守總兵叅將并諸指揮等官將附近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閑田

于此省國家轉輸之費不知多少

易儲守詔出陳循等

地占為巳業軍士無可耕之地今日守邊之要莫善興復屯田之制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五月初二詔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杭氏為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太子皇太子為沂王次子見清為榮王見淳為許王命廷臣俱兼宮僚先是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為可易將廣西思明府知府黃𤲞庶兄黃玹以捍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玹欲奪嫡陰謀使

下賂上上亦賂下有上下交征之害

南城之錮已啉于啾之所易儲之舉益滋給背之甚

王直不知顧死陳循

人殺瑀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竑情罪致獄當死竑知　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　上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草詔已與衆將覆奏署名王直于謙相顧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苟直以為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尾持兩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聽奏上　憲廟出出就沂邸而見濟立于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

竟自草詔君子不能無議矣名位之亂一至于此

于直和宗而嘆良心不死

此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

出一蠻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佩陞詹事府丞
聰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玹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
都督殺降黜崇致仕及　上皇復位玹飲藥死鄧祈鞭
屍于政等皆伏誅○上既冊懐愍爲太子尚書楊翥以
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
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爲翥無以應○初　上欲易
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
人與其言與不朽
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之黙然○命侍郎李
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隷及十三省考察
廉官之不職者

梁瑤一作梁寶

洪英儒雅君子往浙江考察爲縣者妄疏朝廷不察竟令致仕及覩實行妄作者飽載而還反無是非之辨不知此又何也考察廉官在命使而所以考察命使在朝廷公道不明如此

苗寇稍寧召總兵官保定伯梁瑤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事時廣東西寇賊搶攘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討捕故命翺總督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參預機務尋改文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也先弑主

癸酉景泰四年春正月北虜也先弑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之禮部郎中章綸言可

何文淵守溫處邵類欲一部大治今科道交章劾雖不有初耶

按傳錄云做人做官後半截要緊

翺在吏部銓注抑奔競杜請託

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則非儀、武止稱太師、又恐虜酋慚忿、佗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部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以王翺爲吏部尚書、時尚書缺、　上命舉可稱任者、練剛率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標格峻嶒、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擇而用之、　上命召翺爲吏部尚書、○增定各鄉試取士額、類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至正統三年、及景泰

鄭林進軒轅破蚩尤陣法

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定焉順天應天及各省增額有差○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聽議以鎮守侍郎爲巡按御史不相統屬雖于行事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故也○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旣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遍考古今陣法莫有過于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即所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

註宗盛滿
內臣不稱

吳起以下莫能知之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囿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

林濂江常山人將官兵科先圖管軍兼統制每出征人咸憂涉險致死劾其操練不如法嘗圖者遂傳以非愛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嚴整其法至今不廢

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

政正統後司禮監用事而後聽否分決若院安者內豎中錦事者耶

徐有貞郎徐珵更名也有貞屬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鄙遂懷恨歸內以玉帶獻于陳循首用以當玉名縣使內官貿知朝廷忘所

安交阯人。爲人淸苦介潔，善謀畫，尤長于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瀉計，驛覺尤著功績。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毀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上遂擢用之。河以決故涸，有貞至，方冬月，水恭漲，公私之艘畢達。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

講前爲可亢也迷史曰名武功段坦行水作九堤閘以制水勢濟漕渠凡四百餘里歷三載而功成是一作乎

源遂踰濟汶至衛沚衛大河道濮范還鳩工而前所遺卒亦依期至乃爲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于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堆由李堆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瀦潭乃踰范旣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乎其水勢旣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至萬丈楗以水門綴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

得老考工記文法

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性平滑漕渠至數百里復建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道以底于成功功成進副都御史

初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皆舞者而怪之一夢居山中有道術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嗜珠吾有以餌之矣鐵能融珠乃鑄鐵數萬斤沉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

上命中允倪謙呂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　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講詩國風呂講書堯典

是年日食星變地震大陷山崩水溢非但陷害恒於此

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原對臣右中允兼侍讀 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 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 上曰何踧踖乃爾二人頓首對曰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

甲戌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人以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爲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皇太子見濟薨諡懷獻
四月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
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疏言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大
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
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
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　聖德帝覽疏
即日罷行先是虜酋也先弒其主併其衆浩請乘虜使
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諸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
名震京師○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應詔陳言大意謂

昔張太后好佛常幸功德寺三宿乃返宮駐別殿皆具王振以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密從物一空焉

上皇迴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于南宮仍令羣臣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又曰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　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言辭懇切人所難言疏上不報　○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蓋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廒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行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于

金字戲經置米西房自是太后不復幸宮府名臣尚多從官有爲此可嘆

世焉。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懷獻太子薨人心危懼御史鍾同毎獨坐深思泣數行下會積雪恒陰詔求直言同手疏請朝兩宮立沂王爲太子疏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泯之不聽復諷禮部尚書胡濙濙諉前咋舌曰作死作死同竟上之詔朝廷集議時章綸爲儀制司郎中發憤亦具封事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帝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册封是　上皇之臣也伏望府節率羣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請復

此皆家庭骨肉之事豈外庭所之內庭次忍之乎

冤慘致變

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于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災沴可消矣疏入已晡時 帝讀畢大怒日已暝宮門已扃乃傳旨自泉隙中出命錦衣衛卽時捕送入獄明日加訊無所得又明日大施搒掠已無完膚辭連鍾同逍至復下詔榜迫令服通南內皆不服乃用炮烙之刑又不伏更益窮治慘酷必欲致死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止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在憂中亦上疏言復儲事留中不報既而赴京領關勘合早朝上忽念莊往年有疏與鍾同章綸復儲疏相類遂縛至午門前大杖杖一百瀕死謫定羌驛驛丞因是命錦衣

宗庭骨肉人所難言也况有物之中乎其觸怒而丟身也可惜

衛封巨挺六擇六壯卒就獄中痛杖杖鍾章各一百每五杖易手鍾尤瘠杖至二十巳僵不動杖畢久之乃甦衆以手扶入獄中又禁不與酒既而同卒于獄骸掩圜土莫敢收葬時兵部觀政進士楊集以鍾章下獄上書于忠肅曰姦人黄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 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愛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公死杖下而公坐享富貴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時給事中徐正宻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

不怒而反
以賢許人
中不易得

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于所
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
灌鐵、帝怒、黜爲雲南衞經歷、謫戍鐵嶺衞、御史滑縣
某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昔盛夏、上皇嘗依樹凉
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正
凌刪○召薛瑄爲大理寺卿、先是瑄爲王振所陷、落職
家居、己巳之變、以薦起爲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
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瑄獨不往、
英賢之、至京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
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往

得此崛强數老臣皆國家庶几有賴

鎮守兩廣始此

古人鬼愛權閹之萌

按其事坐以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勅儒臣纂修宋元史書倣朱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爲一書○是秋復勅禮部纂修天下地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下蒐採○詔班君鑑錄于群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錄上之 上覽此不省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 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頒之

乙亥景泰六年正月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

三月逮南雄知府劉實下獄實以廉賢著聲及知南雄

于忠肅傳

不肯私一錢而朝使至復無直賄遂爲朝使所劾逮至京上疏自辨　上亦不復鞫治不數日竟卒獄中○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瀧水猺賊破之時瀧水猺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猺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召廣西狼兵與獞人及官軍抵入猺巢斬獲甚衆

廣東瀧水猺賊作亂

瀧水羅旁猺賊自馬恭襄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初韓雍復再征之至今八十餘年無復議征者夫此羅水羅一帶乃吾郡縣內地距德慶州地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奈何坐視其因截江爲肘腋之患霍文敏公韜謂羅旁瀧水之賊有司不肯議征夫不能征不肯征也若竊發兵達會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肆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西面並進而梧州大兵順流擬之且縱火盡焚其林木使之無所藏蔽羣傍瀧水之賊及竿可平也嗚呼馬恭襄韓襄毅諸公何人哉

丙子景泰七年春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蕭然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之多艱將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讌不置酒嘗以疾在告興安爵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諸奉過于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為言所資用一切上製之至賜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為賜　駕幸萬歲山伐竹為瀝以和丸藥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尋一

景帝信任
于公不足
於貞見知
人之明焉

留衆援于其衆官默然而退

高汝栻曰予覽史紀我朝土木之變社稷之功推于忠肅爲最烈然卒以讒誅其墳在西湖之濱翁仲嶙峋石馬參差緋衣覽之令人起敬嗟然欲淚及詢公後開云無有于技錢塘人錢塘之于姓非所夫世常言積善餘慶以驗大道如左券不爽而獨爽于公此理之不可曉者或云公名太重故造化忌之夫造化所忌忌其名浮于實者也少華之名從實而出造化豈真小見耶胡忌之爲雖然少保忠義貫于人心無論杭州里邑聚皆香火而崇奉焉是天下後世之人皆其子孫也又何必有子孫哉

景泰閒用人多密訪于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欲補之倩門生楊宜向于謙爲請至于再因謙從之因中使言于上一日退朝召謙至文華殿伴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謙愣不敢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竊聞而不悉有貞竟不知其故遂銜之

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府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雨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草免追久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民採取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損其斗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書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出理工部事時于謙以病在告 朝廷欲求二人協同之淵在內閣與同官不協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竊擬內批調璞于兵部而以淵代之淵不知明日旨出淵大失望

欽賜舉人自此始

璞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爲人平易類無脫者選
事賜明察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
夏寘字通志成總裁纂修等官皆進秩有差○禮部尚
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秋欽賜大臣
子陳英王倫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闈例四方之士遊大
學及依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
太學士王儼侍講學士黃諫爲考試官內閣陳循子瑛
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
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
無正統等語以激 帝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
關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穀權儼等

亂宗朝大臣既退各衙門官即說事輪流向前副條政務少依正宗正道舊制

禍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奏稱少保臣毅有事開 上說因召至榻前具述其情且曰大臣子與衆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命欲構考試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瑛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瑞等私其子而爲暴士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不報○西湖水竭

此論極公

極正

十二月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並論府遼 上遣大臣即訊削奪王護衛罪諸官寮

丁丑天順元年正月 景帝有疾羣臣武清侯石亨等迎 上皇復位時 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

王忠肅不謀易儲一節是其欽舀事而心則若矣當景陵頗決所與借忠讞一人公謀易許若然已決之意則不階由于是大臣用心有以不得已所者往往忽是周公之處管蔡雖蘇說北宸標之諦所以友殺

外憂懼在廷多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　景帝病亟太監與安諷羣臣復位舊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然陳循辈亦知之吏部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矣十一日早文武羣臣集于左掖門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衆從之奏上有旨不允且云待十月十七日視朝議者謂奏辭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競傳王

衕異也

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勑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草奏候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舊太子正位東宮議乃定候出朝奏之○景泰帝疾甚都督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有貞軏亨等說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円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軏等曰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

乾象亟下附軏等耳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
可得聞已而軏云今虜騎滿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
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軏等首肯之
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
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則人不歸鬼也遂往會軏
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
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
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
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軏等莫爲知時天色晦冥軏等
惶惑有貞輒行軏顧爾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

退薄南宮城門鐵鋼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鬨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與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軏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呼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旣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鑾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坐鐘鼓齊鳴羣臣百官入賀 景泰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

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泰皇帝曰哥哥做
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羣臣入賀改　景泰八年爲天
順元年有貞陞爲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明日陞
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是日有旨逮少保于謙王文及
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詔獄石亨徐
有貞等言其謀迎立外藩故也○出前禮部郎中章綸
于獄擢爲禮部右侍郎○擢太常寺卿許彬爲禮部左
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右侍郎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與徐有貞同視事高穀乞致仕許之

下陳循等于獄者以其知謙等之冤也

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

爾汝械門天下無事則庸人將以勢位而竊英華天下有事則賢人得以議力而治不肯辭之毛遂之歎血韓信之登壇宋延清之爭袍李景讓之舉杯宋太祖之黃袍加體趙公輔滿前拱手相讓不復序爵矣土木之變于忠肅弟以小司馬並無公卿在其右者而舉國聽其戎第無敢或諱噫其識力誠過人者矣鏡知功成身定忌功猜蔡者反得以口舌而力沮之甚可悲也噫毛遂延清非當其幸韓信少保等當其不幸幸不幸之間固有數焉天實為之又何怨焉

〇論迎立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都督張軏為太平侯，張輗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軏、輗並英國公弟，軏改名賜。〇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試百戶、

郎殺于謙亦有何名或者曰欲罪不重則此功不高耳

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文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爲民初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軏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是時假奪門之功者變言官劾于謙王文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敕見存禁中則無顯蹟石亨等楊言雖無顯蹟其意則有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榜掠王文不勝憤及覆力辨謙俛首不辨但言亨等已意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

意欲二字定罪甚真須有故事此

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遂決謙與文等俱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皆發邊衛充軍

高汝栻曰秦檜之殺岳王也以爲守金人之盟綜其實不然殺岳者高宗之志也高宗志不在迎淵聖而檜知之耳　英宗北狩廷臣疏請迎復至再三不報虜酋索人出迎至再四不報及送出都門竟無一介行李而于迎駕勢窮情極遂至自入景帝之心可知也乃語諸臣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及遣使入虜又命曰若見也先等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蓋欲激怒而絕之也當是時君臣大義骨肉至情豈足動其聽哉亦付之默默耳若論于謙諸人功豈不大然君父蒙塵普天怛痛而少保以社稷爲重權立新主兼語及於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取而全耶少保嘗自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其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而容惟其所遇盡吾心而已何所不可避耶當時群臣奉迎之請景帝不欲使少保

一言未必不信其後復易儲使少保以死讒　憲廟未必出官非個隱忍而頗不殺身死西市飲恨無窮不可哀耶○雙溪雜記曰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爲重力排群議選將練兵坐摧强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當時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豈虞殺身亡家之禍于後日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機一變于公于是乎難免矣程篁墩謂于公之受誣爲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斯同公論也夫

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二人侍于文華殿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臣每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至四千餘人○令

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

○御史王翰伏誅翰吳人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禁錮南城事甚力 英廟復辟又數言易儲與禁錮為非是且力攻于肅愍及其黨不已英廟甚悅之時見賞賜謂行將大用翰一日 上御文華殿便室庋閣歷朝章疏凡留中者俱在焉忽驟風飄一本宛轉 上前取閱之乃翰勸 景皇易儲及禁錮事急宣翰至翰謂復蒙賞賜趨赴之及至 上發示前疏曰此非爾筆乎翰額出血求死 上命引出付法司誅之

高汝栻曰翰仕 景皇則媚 景皇以傾 英廟仕英廟則又媚 英廟以傾 景皇邪佞反覆巧于遷

茸在銓部旨意人才千情斷絕○茂自率陰約乎身近人哉邪子人也手足之情何忍絕之想追于從勞之戀戀者耳

飾譎可長保富貴而烏知回風翻疏奸謀畢著豈遺誅戮豈兼 景泰在天之靈有所不甘而故顯此奇異耶夫人臣所貴不欺心耳奸邪如翰縱無回風發疏之事終身富貴至死彼其心寧無赧然于暗室屋漏中也

可戒已

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乞致仕許之廕直子稽為翰林檢討濙子長寧為錦衣衛世襲鎮撫

二月朔 皇太后誥諭廢景皇帝仍為郕王歸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 皇太后吳氏復為 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復為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郕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

○追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官其子啟為知縣上
謂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及啟上疏請歸遺骸上
許之出圖土歸葬時沒已久血漬骨間洗出倍鮮好後
謚恭愍○出章綸于獄為禮部右侍郎綸在獄上嘆
曰好箇臣子為朕家事受苦毒出獄中脫桎梏遂拜是
職○召前南京大理少卿謫陝西驛丞廖莊為南京禮
部侍郎○召左都御史蕭維禎掌南京都察院召巡撫
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掌院事召南京督
儲副御史軒輗為刑部尚書輗九疇二人皆廉介苦節
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從位之初首召用焉○會

掌文淵有自所自著以爲在內非人臣所可掌○非軍功何以封爵

三代後老之政極重禮而加徵其行三代之道乎

徐正在衆衆閒皆行

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許瑄、通政使參議兼侍講呂原爲考試官取夏積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授徐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詔舉庶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婦又中百有四歲

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職仍舊○械前給事中蕭戌鐵嶺衛徐正至京磔誅之

摩切故也

既械至京出糞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云遂剮于市○

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嘗告人曰吾草詔其中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爲對極工切既歸又告其規識 上復位意文淵及禍必在旦夕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文淵遂自縊死同鄉侍郎揭稽者謫官家居與文淵子主事喬新搆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喬亦奏稽巡撫廣東時嘗荐黃竑及代竑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遂獲釋○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侄恭將石彪奏告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

天下之爲沁者豈少哉

王竑之還石亨舒飛之也

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遣官覆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

謫漕運右副都御史王竑爲浙江右參政尋除名爲民

安置江夏○吏部尚書王翺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王

上曰王翺康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

乃留之翺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隆官其子竑爲錦衣

衛副千戶○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　景帝汪妃甚

賢帝欲立懷獻妃杭不可語帝曰如立吾子其若監國

之名何帝不從汪不悅及英廟復辟汪猶在宮憲宗時

爲太子汪待之厚深感之曰當時事我固詳之嬸娘信
聖哲所以執禮恭而奉養備汪與　太皇太后尤相得
既而　憲宗言嬸娘就養于此甚好但居處不宜或不
安乃言于　上遷之外王府至太皇太后歲節亦時邀
入敘家人禮汪既出郡主尚在宮中　憲廟命朝選駙
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　上曰妹不肯嫁怎了
終身志念雖好實無結果乃强下嫁王氏先是汪出未
久英廟一日入內番問太監劉桓曰記當日有一玉玲
瓏今安在桓言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　上遣索汪曰
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開于　上者言汪出所攜甚多

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萬以入蓋汪出時宮中所有悉取自隨故所蓄甚厚亦以 憲廟庇護故能爾至是索然 英廟崩汪稍稍言玉玲瓏實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景雖廢亦嘗爲七年天子一條腰物何惡必欲追取耶且景之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于片玉其第二番索時實怒而擊碎沉之井中耳汪至弘治中猶存景泰號 上欲令汪殉葬大學士李賢奏曰汪妃立爲后即遭廢棄幽閉孝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二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不宜在侍初不計其母子之命及出居王府賢又曰妃居舊

給之謝以
其石粉不
合故也

國初用人
專以薦舉
而擇次之
科目為輕
今日不復
行特舉矣

自谷府變
後來朝禮
絕至是始
行之

府獄當但衣食用度不可缺 上曰朕則欲加豈可減
乎其母子保全不至失所文達大有造焉○山東饑發
太倉銀四萬兩賑之○調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
四月已巳復立元子見深為皇太子○詔處士中有學
貫天下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
聞○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
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
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 上覽之感歎手敕取王
入朝禮待甚隆 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

槩劾我何似妙

英崩退就王振益猶

槩以抵誣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爲臣言王廉使冤乞奏　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察　上立命雪槩比辭歸　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爲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罰薄稅斂爲萬姓自愛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逮復王振宥立祠祀之正統中　張太后既崩振益恣肆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右以祝釐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極權誤國或有謂今陷虜中反爲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入官改爲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　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

未嘗爲恥是以他日又行嘗言辭亦一變也

交相傾也

見之逆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于智化寺北祠之勅賜祠額曰旌忠○徐有貞既以僥倖得君乃欲悉裁去僥倖且性褊而氣傲一時大璫曹吉祥及亨等多不悅之　上方寵有貞莫乘也會　上多與有貞屏人語乃密令小豎伏座側悉其語以告吉祥亨吉祥亨輒因間謂　上曰上與有貞言某某　上驚若安得知之吉祥亨曰臣安從知第有貞出示臣耳　上由是疑有貞多漏泄然有貞亦私瞯　上于石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爲　上微言其貪橫狀　上亦爲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糺亨吉祥侵占

民田不法事、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奬瑄敢言俾覆所侵田于是御史張鵬等遂具草悉糺亨光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以告亨亨馳訴于 上謂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猶子故結黨御史爲永報讐 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之諸御史奏亨事俱有驗 上怒曰事即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備官嗾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爲此併執鞫之妄陷有貞賢于獄會是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拳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翌日赦出有貞等

降有貞李賢皆叅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叅政御史盛顒等謫知縣瑄鵬俱請戍遼東鐵嶺衛蓋自曹石專恣有貞輩欲遏其勢每沮其謀曹石銜之故起此大獄使非感召天變如此之速縉紳之禍殆不止于此内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横日甚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而歸大凡大臣[illegible]

關係匪輕當天順時內閣用徐有貞薛瑄許彬

二月陞李賢于徐薛上惟李賢儀度端凝得體薛雖學行老成因奏對誤稱學生遂以失寵求退徐則容貌瓌陋許則鄙劣放曠　上始見徐有貞退諭左右曰徐有

貞可惜無福一日朝退上東閣雪滑許彬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有貞俛首側項𠁁然而笑至東閣衆官會揖後尤笑不已殊失觀瞻後岳正繼之進退盡言甚至語唾鼻息粥濺御衣亦不自覺　上諭侍臣曰齷齪胡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弃斥而李賢則始終保全因惓正統中胡公濙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從容係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老成舉動自得大體則威儀固德之符也蓋可忽乎哉

六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內閣與機務正剛正慷慨開口論事以世務自許　上廉知其名王翺亦薦之召見

曼立不出于亨軏所以挽阻之耳不明言所以發泄之隱也

文華殿、上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曰順天府漷縣、上曰、又是北方人、問治何經、曰書經、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上蓋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諭正曰、今用汝入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遇之、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見一好人、亨軏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亨軏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

呂原浙江
秀水人

大臣而甘
為小人無
賴之計知
其必不出
此矣

試之果稱職未混也　上默然命通政司左參議兼侍
講呂原入內閣參預機務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復下徐有貞獄發雲
南金齒為民先是有貞既降廣東參政石亨輩猶慮其
復起也必欲殺之令人偽詐奏疏毀謗朝政假袞病給
事中李秉彝名以親類者持上之命逮秉彝拷訊至死
不承獄詞歷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
士權為此而滅其蹟　上信之遂遣官校擒有貞于途
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暴諸獄
刑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擒武功伯

庚近前朝有貞心術險詐急嘆功名甘創南遷邪謀奪門比形奸回斵賊忠尚全甯之行亦天道耳

誥券纘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復風雨霹靂破承天門鸞獸後宮　上大恐勑從之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奏有貞作撰制文竊弄國柄且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鼎自負天功大不徵無人臣禮當斬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為民有貞初選與僧愛層利支天法奉于母皆有奇驗至是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是倚于我我且歸而石亨盆死獄家籍有貞以赦還里

又二年吉祥之族誅

觀當榜是非謗某之毀亦不能醜此方位

有貞將尚祺負其枕謝　上恩我必且召面　上竟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憐于謙术甚于有貞其寛有貞又不如寛于謀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振殺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與以詞翰著然竟鬱鬱不得志而死士禎泰州人博極羣書善談論有縱橫詞氣慷慨寓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遊與有貞尤厚故革之擯之彼士禎稍休于戚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嫁其子既而有貞自金齒歸須盟士禎禎無言時論皆重士禎之義而薄有貞焉。

將衛訪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不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　上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諱短拒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遂失不

以曹石乃見相左手

闇。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纖微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惑，事自雖壅；急則人情危懼，愈求彌弊。不如勿究。時曾言群在偃師究甚力。 上徐訶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輗致仕。輗以曹石恣橫，使官稱疾懇乞致仕。陛辭。 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者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輗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輗頓首以疾告。 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綵帛遣之。○逮岳正繫部獄，謫戍肅州。將行，從子銳與大同遣使歡提使者韓陳斬首懸首，皆梟于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

此命革節罪已而又時國內訕非前後令之不行從中搚之者沙耳

汝臯首罪于何所其人不能對亨恨之正又嘗爲上言曹石勢大盛慮有變宜早爲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遂詣亨諷令稍自歛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　上命正草詔罪己歷陳弊政謂姦邪蒙蔽辭極切直亨覩大怒遂有飛語指謂謗訕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涿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誣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嫉還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在宿傳舍手梏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爲正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酵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梏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釘令熱以

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煤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梏朝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旣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衛有　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咨禮不能害也　上亦時憶及諷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五年曾石俱敗　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　命釋爲民

謫許彬南京禮部侍郎尋復出爲陝西叅政○復補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鐵

其所固有獨斷何干岳正竟難之孫亦漸濂御史之故耶

其所所以利器手聊所以利器全在此二

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曾石謝恩免後患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以為言　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惡有貞等皆被譴斥為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諫入閣　上不聽與王翺謀仍復賢內閣

八月葬定襄伯郭登爵謫居甘州初　上陷虜時也先奮擁　駕臨邊徑逼京師于謙使登謂之日賴　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　駕其毋復　上銜之故謫

高拱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言，為人君者設也，非為人臣權衡于進往事君之間，可以是師決也。若乃登崋而謝曰，固有君矣，所以崇人之望。如分冀之對耳。豈為私議于君臣之間，可以是為動止哉？而一時迂覆之士，率以為口實，至使君父孑在旁，盧挺然不聞社稷為重，君其可亢髮乎哉。

九月朔，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參預機務。時景泰初召入內閣辦事，既以憂去，至是　上御文華殿召時入見，諭以推用之意，命中官送至文淵閣治事。○勅左順門閽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軏輩毋退朝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輒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趨附之。上厭甚，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

日三楊後親推內閣者惟彭正陳[illegible]時

曹[illegible]如[illegible]

然古權黨未有不以

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往　上覺其意故召諭之　上曰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爲用舍

十月　上登翔鳳樓見石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曰此何人居瑾謝不知旣而曰此必王府　上笑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　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甚睚眦中傷莫敢發其奸者

擢監察御史林鶚爲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判楊浩爲順德府知府時　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爲郡守陛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及給鈔爲道里

推不拘資格收才稱曰其位以自見

賢、

興浙江太平人、兩守大郡、擢政聲、仕至刑部侍郎、爲一時名臣、楊浩、即景泰中太學生、上疏諫李陞驕詞寺及請誅也先弒主之罪者也後累遷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遣行人齎璽敕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用事頗欲邀名飾過、其門客謝昭者、倣張昇教蔡京招楊龜山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因在内閣議事、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乃托賢代草奏而上之、數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何如、賢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

聘喨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　上從之○也先有平章哈剌者欲繼也先爲太師言于也先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平章所失帖木兒爲太師哈剌怒欲叛也先也先荒于酒色又嫉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怒閙哈剌且叛怒而欲攻之恐不勝乃召哈剌子飲酒鴆之哈剌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嚙指血染箭令其僕特告哈剌哈剌陽不知益加敬順也先以爲畏巳也防稍懈哈剌于也先出臘將伏衆襲也先也先倡任戰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數十騎遁哈剌半夜弃之與二親信走道中飢寒至一婦人所求

正德可析
邪隙

綦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知其爲也先追殺之孛來痡王子爲雄○紵剌既殺也先孛來尋殺紵剌而立小王子爲可汗孛來又殺小王子數來近邊求食侮言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曰如何賢對曰自秦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即位正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貴 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先是于

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　上召大臣入見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幷何得賂之無算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　上漸悟謙寃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　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乃爲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之事定日久祭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于是　上深啣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太平侯張賜卒

勝初名軏先是景泰欲勝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負罪不可用景泰寄之自是勝與亨輩恨謙最深既奪門復躡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勝一日過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耶歸家發病死

戊寅天順二年正月　上郊天後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　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上聖烈慈壽　皇太后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歷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爲其宗親求恩澤者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　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將

諫于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于國
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救
今若開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　太后盛德因開祖
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爲侯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啟以關防之說至今獨
悔曰侯爲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講讀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講
讀當在文華殿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
后不便姑以左廡居皇子卿可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
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

時太監興安崇信佛教天下僧徒衆寡求聞

方孝孺楊士奇輩非由進士文名擅一時

所見正統以前尚不拘於此後非進士不得翰林入翰林不

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嚴僧徒濫度之禁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是歲泰以京師崇信佛教每三年度僧數萬

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曰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勅內閣及翰林儒臣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修天下郡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及刻 上復從李賢等再修刊布焉

翰林實縉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各舉所私率皆委靡昏鈍孖薄之徒因 上命修志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從願補外職

上命吏部除之翰林爲之一清

狩人內閣矣

歷代聯仰

可憐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 上北狩嘗欲建文君之後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大感悟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馬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

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 上召李賢謂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罷疲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只得依違今乃知其謬也卿爲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 上曰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于是定議以太僕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參政葉盛至京擢右僉都御

時盛將先
仍留宋太
不□□□
皆敗屬賊
而盡所謂
破砦八百
擒斬數萬
者其殆此
類與
殺會昌爲
弟乞恩上
終不從賢
曰其可謂
□行不私

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鎮守將頡頏自異是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彪與盛協謀（彪又出□殺□□□殺降之□）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店房家人抵法顯宗免罪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 上謂李賢曰與弼當

矣依然
聘起皆穴
我太祖從
徵見此耳
誠帝王盛
節
以伊傅聘
而以官祭
授與弼所
以不受耳
使當時果
以伊傅禮
之必翻然
肯之耶

授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官祿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驚異與弼具疏辭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如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　上曰官祿亦從容優閒不必辭于是賜以文綺羊酒柴米命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具疏三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弼謂勅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顧與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

司馬溫公所謂不爲小官而覬卿相之位與弼遇之耳與弼他日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何卑屈于權門而傲睨朝廷若此

表病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三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詣賢乞回賢爲言于上　上曰果如此亦難留　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功褒嘉賚以銀幣丁寧無忘者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乃命行人王惟善送歸于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真晟字剩夫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務爲聖賢踐履之

學有功于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是用伊川故事詣闕上書不報乃歸閑

吳聘君與弼名欲往見賫之行至江西張元禎編修止布衣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謂得程朱真傳曰謙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我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爲最胡敬齋仁羅一峯倫章楓山懋亞之盖一峯楓山偏于退縮爲高陳白沙獻章只一味禪會莊定山泉只是一箇詩人與黃未軒仲昭言行皆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處一節雖白沙亦譏之陳剩夫只是一箇屑介之士其學識比胡敬齋猶未及鄒吉士賀忠貞名臣不必厠于道學餘非末學所敢議矣楊方震錄所遺前有曹月川端後有何椒丘喬新邵二泉寶羅整菴欽順皆當續入

所以建萬世功者歟明成為上初創從者十之四五繼而從其二三又附年几百自斷矣蓋勢不可以緩曾故必以漸持將帝王獨取之也

時　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察之無非私意相權納賂嘗于便殿屏人告賢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其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然見于辭色賢曰于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最為良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　上以為然上一日與李賢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帝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

雖爭彼之論然見天下後世觀于將等之所必然而件功首無所救其譏矣

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順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帝左右先知此事亨等何足惜不審致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臣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掠降出之事致干天象而羣臣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擯之患國家太平之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

俱有深意可味

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　上曰然由
是益薄亨亨生子未彌月　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
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
姻　上意欲寵亨子賜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輒對不敢
不敢臣兒無福　上笑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
賜封鎖定矣亨頓首謝負出　上益疑亨○上一日屏
去左右與李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
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
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
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

賢相

後三藏賢
言群反承
倘此報賤
暴所然

譖賢妄言者。 上因疏賢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于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或謂賢招怨、賢曰、此膋九重之遂、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恐隱蔽而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撻官、盡數取回、李賢言于 上曰、撻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之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 上曰、吾亦悔之、

十月 上按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本朝稍

增治之闕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兎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于中。所以訓武也。是日長圍既合。羽毛畢集。 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獻之。既罷。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教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出。不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于民。聚鹿獐兎雉而獻之。內臣以為獵所獲遣人領進。 上果令人密訪。州縣得其數。候至。杖而黜之。○上一日與李賢言宦者。將見雖曾效勞。其實讒亂

自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相繼入寇而邊始無寧歲

小人。朕初復位時。即言于　太后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斥之。及立　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　皇貴妃。一日命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是復言于　太后。太后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絶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絶之最是。○虜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副彭武伯楊信。守延綏。禦于柴溝。斬獲甚衆。既復入寇。欽進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獲馬駝兵仗倍于柴溝。　上褒嘉之。遂有是命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之二十一終